

不要把
活的交給牠

許幸之作

序 文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高爾基寫給孫中山先生的一封信，是值得紀錄的歷史的文件，他對於中俄兩民族之間的團結，曾作過這樣的呼籲：

「吾人在精神上爲兄弟，在志願上爲同志；而俄國政府及其奴僕，則使我人對華人處於敵對地位。吾人均係社會主義者，精誠信奉全世界將能度其兄弟生活。吾人能令貪婪魯鈍之徒，推動人種仇視之發展，而成爲社會主義途中一黑暗而堅固之壁壘乎？反之，吾人現竭全力，以破滅我輩敵人毀滅全世界優秀人物之惡念。此種敵人欲吞沒太陽，以便更順利從事其黑暗魘鼠事業——佈仇恨於世界，壓迫他人。我輩社會主義者，必須隨時聲明：世有政府間之仇視，不應有統治階級之貪婪所引起之民族仇恨。」

這位中國民族的偉大的友人，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途，早已立下偉大的預言，而對於這古老的中國的命運，予以無限的關心和同情。

我愛高爾基和他的作品，有一時期幾乎達到瘋狂的程度。記得在聽到高爾基死訊傳來的當日，我因為讀高爾基的傳記和他的畫像而墜入夢鄉，竟在夢中和高爾基見面了。

我夢見他完全是個中國人，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他穿着中國服裝，甚至愛吃中國菜。最後，他像一個年老的長輩一樣，來到我的家鄉，像一個親友似的和我的母親攀談，又彷彿一個有深刻研究的美術鑑賞家，仔細地觀摩我的繪畫，並且誠懇地給予我指摘和批評。……這些情景，我曾經記載在一篇散文——奇異的夢境中，直到現在也不會忘記。

總之，一聽到高爾基的名字，在我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一個中國人，而讀到他的作品，也彷彿出於中國大作家的手筆，感到分外地親切。假使會有人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這連我自己也沒法回答這個問題。

也許是中國和蘇聯的土地接壤吧？不然，就是中國和蘇聯是兄弟之邦？再不然，那就是中國和蘇聯現在正遭遇着同樣慘痛的命運？如果再從政治、經濟、文化上來了

解蘇聯和中國兩大民族間有許多相同之點，即使中國革命的前途，正如高爾基所預言一般，也正在步着蘇聯革命的後路。

因爲以上的這許多因素，我對於高爾基及其作品的愛慕，比其他國家的作家，格外地感到親切。是的，也許會有人這樣向我責備，不應當把這偉大作家的作品，隨意改編，更不應該使那富有俄羅斯民族風格的東西，變爲中國的國情。

然而，在我，我對於這偉大的天才，不但沒有絲毫的惡意和侮辱，正相反，我恨不能把他所有的文獻，變爲中國文化的寶庫。我常常想：應當借他那現成的題材，借他那動人的故事，以及他那精心的結構，用各種多樣的藝術形式，如詩歌、繪畫、戲劇、電影等等，來發揮他偉大的人類愛，人性的同情，光明的追求，以及對於黑暗勢力的鬥爭精神。

現在，正如高爾基所說，瘋狂的敵人正欲吞沒太陽，佈仇恨於世界，用他們罪惡的毒藥，燃遍了全地球，和平的土地。而光明的力量正和黑暗的勢力作堅決奮鬥的時候，我們要有高爾基那種偉大、崇高、人類愛、人性的同情，不安寧、不屈服、堅苦

忍耐，奮鬥到底的精神。尤其是我們負着時代使命的文藝青年，格外應當從他的作品的主題、題材、精心結構，以及正確的描寫方法上，去體驗他的精神。

一言以蔽之，我爲了學習高爾基，和他的生涯，思想，與事業，所以才改編他的作品。雖然，在這四個劇本中，除了「英雄與美人」，更多的保存了他原有的風俗之外，其餘的三個劇本，與其說是改編，不如說是借高爾基作的靈魂，進行自己的創作罷了。也許我的改編零或幼稚或粗陋，如果并不因此而對於他的作品有所損壞的話，那麼，我也就安心地把四個獨幕劇，奉獻於親切的讀者和觀衆之前，求你們公正的批判吧！

目次

狂風暴雨的一夜	一
——由高爾基原著「秋夜」改編	
不要把活的交給他	三九
——由高爾基原著「二十六個和一個」改編	
沒有祖國的孩子	八三
——由高爾基原著「一個人的誕生」改編	
英雄與美人	一一三
——由高爾基原著「馬加瑟·周達」改編	

狂風暴雨的一夜

人物 金順 少年

桂香 少女

張三 少女之姘夫，當地的土棍。

時間 狂風暴雨的秋夜

地點 江邊上的燈塔下層

佈景

這是一座臨近江岸的，古舊的燈塔的下層。四周牆壁，用大塊的石頭堆砌得很厚，甚至從半圓形的天花板上，也可以隱約地看見石根。右角有石階數級，攀援而上便是燈塔，中央壁上開着很堅厚的窗，像牢間的窗似的用鐵欄杆構成。左牆角上有一扇厚重的木板門，門上有鐵疤與鐵釘的痕跡，但因多年風雨的襲擊，已經破爛不堪。舞台左首中來，置有方桌一只，長凳兩條。右首中央置有木床一隻，用行李毯和破棉絮遮住，壁上掛着油盞，火光如豆。滿屋顯出陰沉

憂鬱的情景。

屋外的風雨狂嘯着，窗外的天色籠罩着可怕的黑暗，波浪不時地打擊着迎面的鐵窗，白色的浪花，高過窗頭，泡沫不時像雨點似的沖進窗來，床邊的破垂幕，不時地被狂風所捲動。門緊緊地關閉着，除掉屋外的風聲、雨聲、和波浪喧嚷之外，屋內的牆壁間滴落着漏水。周圍全是荒涼、死寂、天空流着無盡的風淚，屋內是陰鬱，孤獨，似乎萬有都已呈現着死亡的光景，隱寂了半響，忽然間，門慢慢開啓，一個穿着黑衣，頭上黑髮的少女，手上提着一盞馬燈，悄悄地進來。四周打量了一下，將門關上，然後至桌邊，將提燈放在桌上，屋中方始放出微光。再往石砌旁傾聽樓上的動靜，祇聞老人的咳嗽，方始放心，因為她的衣裳盡被雨水打濕，緊緊地貼在身上，她的臉色蒼白，充滿着哀憐畏懼的神色。雖已在她的臉上裝飾着兩三塊被打傷過的青斑，但並不妨害她那迷人的姿態。她大約是被飢餓壓迫着，四處搜尋着食物，尋至窗旁的竹籠中，發現了大餅。

正在這時，大門又復輕輕地開啓，進來一個頹喪、柔弱、破衣襤褸、拖着沈重的脚步，而滿身淋濕的少年。這個少年的形容憔悴，彷彿一個無家可歸的浪子，被饑寒交迫着，到這兒來，也不知是尋找食物，或是來尋找避寒的地點？還是想進行他偷竊的工作？總之，他的態度畏畏縮縮，胆小如鼠。他的身體發抖，牙齒打戰着，佇立在門邊。等他那無力的視線打量了全屋過後，他看見一個少女，在那兒搜尋食物，並把食物放在背後時，他不禁咽了一口饒吐，伶仃地走近她的身後。

金頓

你在幹什麼？

（少女發了一聲絕叫，倏地跳了起來，將食物及碗筷紛紛落在地上，張大着她的眼睛注視他，充滿了恐怖的表情。少年也用憂鬱而懇求的眼光注視了她一會，她才仔細看出在她面前的並不是那個酗酒醉漢，而是一個和她同等年紀的少年，於是，恐慌才逐漸從她眼中消失。她急速地彎下腰，在地上拾物。少年也急速地彎下腰，拾着食物，二人搶奪着同一個大餅，不肯放手。）

桂香（瞪着眼睛）你幹什麼？你放手！

金順（不肯放）不，你放手！

桂香 爲什麼？這是我的。

金順 我知道是你的，可是我要……

桂香 你要什麼？這是大餅。

金順 是啊，我娶的就是大餅……

桂香 你要大餅乾什麼？

金順（哀求狀）謝謝你，我餓了三天了……

桂香 餓了三天……我難道不餓嗎？

金順 你總比我好，求求你把這給我吧！我餓死了！

桂香（發急地）你放不放手？不放我可要喊啦！

金順（放下手）我放，我放，可是，……你得分點兒給我……

（少年放開手，少女立起來，走近牀邊，坐下，咬著大餅。少年追跟她身後，

抖索着身體，眼饒地看住她，咽着餓吐。越看他一眼，舉起眉頭，停住咬嚼，不禁引起同情地，撕了半個餅與他。）

桂香（遞給他）好，拿去——蹲在那兒去吃吧！

金順（抖索地伸手接過去）啊，謝謝你，你真救了我的命了。……

（他們兩人靜默地咬着大餅，像餓狼一樣地吞嚼着食物。潮濕而寒冷的空氣，凝結在他們周圍。風聲，雨聲，波浪的聲音比先前更大了，雨打在屋外的密簷上，愈響愈緊，遠遠地敲着更夫的木鐸。）

金順（乾咽着，慢慢抬起頭）這兒有沒有水？

桂香（看了他一下）水？……你要喝水嗎？

金順我……我口渴極了，謝謝你，給我一口水喝！

桂香（指地上水盞）那兒有點兒水，自己去倒吧！

（少年起立，拾起地上打碎的碗片，倒水，一飲而盡。）

金順（舉碗對她）你要不要喝？

桂香（停住咬嚼）要！

（少年又倒了半碗水遞給她，她凝神看住他，接過水。）

桂香 你叫什麼名字？

金順 我叫金順。……你呢？

桂香（輕淡地）我叫桂香。

金順 桂香？那一定是九月裏生的嚟？

桂香 唔！（喝了一口水）你是幹什麼嘅！

金順 沒有幹什麼，（憂鬱地看一看門外）我只是走夜路，從這兒經過。

桂香 走夜路？（從嘴上拿下餅）你是打那兒來嘅？

金順（支吾地）從……從三塘壩逃來的，我已經逃出三天了。

桂香 逃出三天了？現在打算往那兒去？

金順 我打算搭渡船過江，回家鄉去，可是，走到這兒江邊，偏偏遇見一陣大雨，天又黑了，沒有錢，又沒有渡船，江邊上也沒有躲雨的地方，滿身被雨水淋濕了

，肚皮餓得直叫喚，所以，就尋到這鬼來了。

桂香 所以，就來搶東西吃了是不是？

金順 （難以爲情地）不，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這……這還是第一次。

桂香 唔，看你可憐，就饒了你第一次吧。……

金順 實在對不起。

桂香 （看他畏畏縮縮的神色，追問他。）三塘壩？……你在三塘壩幹什麼呢？

金順 在……在一家廠裏做工。

桂香 做工？爲什麼好好兒的要逃走呢？

金順 這……這我不能對你講。（四邊看看，不安地站起來。）我……我要走了……

（他走至門邊，忽然被門外一陣閃電和雷聲嚇呆，他畏縮地倚在門邊，女急向前攔阻。）

桂香 金順！金順！你回來！小心被天雷劈死！

金順（顫抖着嘴唇）被天雷劈死？哦！……我怕……我怕天雷！……

桂香 那麼，你闔上門，在這兒待一會兒，等這陣暴風雨過了再走。

金順（呆瞪着眼睛）我……我可以待在這兒麼？

桂香 爲什麼不可以。（轉身回頭）我也不會吞掉你。

金順（再看一看四周，一直看到石階。）這兒……這兒沒有別人麼？

桂香 你問誰？

金順 我問這兒沒有另外的主人麼？

桂香（淡淡地）有是有的！……可是主人不在家。

金順 喔，主人不在家。……那麼，就是你一個人待在這兒？

桂香 不，樓上還有一個看燈塔的老頭兒。

金順（驚惶）看燈塔的老頭兒？

桂香 唔，他是我的老爸爸，已經不終用了。

金順 你的老爸爸？（走避處）桂香，他會下來啊！

桂香 不會，你不用怕，他已兩三年沒有下樓來了。

（樓上有老人的呻吟，咳嗽聲，少年急奔至樓梯口傾聽。）

桂香 聽，他正在咳嗽呢。……（從袋裏掏出火柴盒，從火柴盒裏拿出一段香煙屁

股。）可憐他快要死了。……（坐在桌邊抽吸着）唉，早死早好！

金順 （緩慢地坐在石級上，兩眼瞋住她。）你爲什麼要那樣咒你爸爸呢？

桂香 （重癱地噴咽）爲了他，我過着像狗一樣地生活。（輕輕地像夢囈一般地低聲

慢語）再這麼下去，我也會得死咧！

金順 （慢無目標地回答）唉，這種日子實在沒有過頭。……

桂香 （揮去煙灰，看着他）怎麼？……你也有什麼心思啊？

金順 （低着頭，咬着手指。）心思倒沒有，……祇是有點兒駭怕。……

桂香 駭怕什麼？

金順 前途茫茫地，我也不知道應該逃到那兒去才好。……

桂香 說起來，你爲什麼逃走？犯了什麼法嗎？

金順 犯法？……天曉得。……與其說我犯法，不如說人家犯法。……

（又是一陣閃雷，霹靂。他發狂地高呼着。）

金順 唉！天雷要是來劈我，……還是先把那些狼心狗肺的東西劈死吧！

桂香 （摔掉烟頭，用腳踏滅。）你到底是幹了什麼勾當來的？照直說！要不然我就

去報告。

金順 （驚恐起立）報告？

桂香 唔，我看你這付神情，一定做了什麼虧心事。

金順 虧心事？……沒有，沒有，沒有！我沒有做虧心事。……

桂香 那你爲什麼抖擻地慌張得這個樣兒呢？

金順 我……唉，我有點兒怕……冷！

桂香 扯謊！

金順 不，我一點兒也不扯謊，我又冷……又餓！（咳嗽）

桂香 你剛剛不是已吃飽了嗎？

金順 可是被寒風和大雨淋着，簡直把我凍死了。

桂香 別東拉西扯的，（站起）我問你究竟幹了什麼勾當來着？

金順 （低頭不語）……

桂香 （走近他）怎麼？你為什麼不說話？

金順 （張惶地拾起頭來四望）我……！

桂香 （手叉腰）怎麼，你說呀！

金順 （再埋下頭去）不……不……我不能說！

桂香 什麼？不能說？好！自然會有人要你說！

（匆匆拿起提燈，向門邊走去。）

金順 （猛然拾起頭）你上那兒去？

桂香 （威嚇地）我去報告警察來！

金順 報告警察？